五倫書

五倫書卷之三十七

臣道

諫[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列國齊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令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田單為相。過淄。有老人涉淄而寒。單見其寒也。解裘而衣之。襄王乃賜單牛酒。召單而揖於庭勞之。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大夫相與語曰。單之愛人。乃王之教澤也

漢陳臨為蒼梧太守。多善政。民有遺腹子為其父報怨。捕繫獄。臨乃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一男。人歌之曰。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

曹褒為射聲校尉親行營舍見無後不能葬者百餘棺褒愴然為買地以葬復設祭祀遷將作大匠時有疾疫褒巡行病徒為致醫藥多蒙濟活及為河內太守大旱穀貴褒省職退姦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

劉寬為南陽太守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

克責拯救寒困如恐不及民悅之如父母

劉虞為幽州牧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割青冀賦調二億以給足之時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

唐田仁會累遷郢州刺史以善政聞時屬亢旱仁會自曝祈禱竟獲甘澤其歲大熟百姓歌

之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閔旱田致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陽城爲道州刺史在州以家人法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道州土地產民多矮每年常配鄉户貢其男。號爲矮奴城不平其以良爲賤又憫其編甿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遂停其貢民賴之。無不感泣

王仲舒為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榷酒利多他州十八民私釀歲抵死不絕穀數斛乃易斗酒仲舒罷酤錢九十萬吏坐失官息錢五十萬悉產不能償仲舒焚簿書脫械不問水旱民賦不入仲舒歎曰我當減燕樂他用可乎為出錢二千萬代之有為佛老法興浮屠祠屋者皆驅出境

崔郾為虢州觀察使先是上供財乏則奪吏俸助輸歲率八十萬郾曰吏不能贍私安暇

恤民吾不能獨治安得自封即以府常費代之又詔賦粟輸大倉者歲數萬石民困於輸則又輦而致之河壖乃旁流為大敖受粟實而注諸艚民遂恱忘運輸之勞

李德裕太和間為西川節度使舊制歲運內粟贍黎巂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度河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役夫多死德裕命轉邛雅粟以十月為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由是遠民

乃安

李憲為衛州刺史。以治行徙絳州。河中兵本仰食于絳。而汾可輸河渭。歲租與糴常數十萬石。舊敖保山險。困民之輸者十牛不勝一車。憲濱汾相地治新倉。當費二百萬。請留垣縣粟糴河南。以錢還糴絳粟。既免負載勞。又權其嬴以完新倉。由是絳人賴利

宋王濟為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鶴翎為箭羽。鶴非常有之物。有司督責尤急。一羽至直數

百錢。民甚苦之。濟諭民取鵝翎代輸。仍驛奏其事。詔可其請。仍令旁郡悉如濟所陳。縣有陂塘數百頃。先爲里豪輸課而專其利。濟悉取之。引水以溉民田。自是無亢旱之患

李允則。知潭州兼管幹湖南路巡檢甲兵公事。初馬氏暴斂。州人出絹。謂之地稅絹。又屋每間輸絹三尺。謂之屋稅絹。又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允則一切除之。又民輸茶。初以九斤爲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

允則請以十三斤爲定制會湖南歲飢欲發官廩先振之而後奏轉運使以爲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又饑復欲先振之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乃願以家貲爲質由是全活者數萬人

張士遜爲射洪縣令以旱禱雨白崖山陸史君祠尋大雨士遜立迋中須雨足乃去後知邵武縣歲旱禱歐易太守廟廟去城過一舍士遜撤蓋雨霑足始歸在射洪時轉運使檄

移士遜治鄭民遮馬首不得去因聽還射洪
安撫使至梓州問屬吏能否知州張雍曰射
洪令第一也
陳堯叟為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
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刻石桂州驛
舍人頗賴之又以地氣蒸暑為植柳鑿井每
三十二里必置亭舍什器人免暍死
陳堯佐為河東轉運使以地寒而民貧奏除
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

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為俗吏哉

范仲淹拜參知政事邊陲有警自請行邊遂以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罹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為脩故砦招還流亡三千户蠲其稅罷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

曾公亮在相位謂政事以仁民為先故其志尤急於去民所疾苦而補助其窮乏奏罷𧨏

茶禁歸之於民。籍户絶田。收其租為廣惠倉以廩食窮獨。其卹民多類此

程顥主江寧上元縣簿。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留之。為營以處。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顥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移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顥乃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輒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太半。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李之純神宗時爲成都路轉運使成都歲發官米六千石損直與民言者謂惠民損上詔下其議之純曰蜀郡人恃此爲生百年柰何一旦奪之事遂已秩滿復留數歲始還朝神宗勞之曰遐方不欲數易大吏使紉外安請年穀屢豐以彰朝廷綏遠之意汝知之乎以爲右司郎中

熊克知紹興府諸暨縣越帥課賦頗急諸邑率督趣以應克曰吾寧獲罪不忍困吾民他

日府遣幕僚閱視有亡。時方不雨。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部使者芮煇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見古循吏。爲表薦之

趙崇憲知江州。郡民苦和糴。崇憲疏于朝蠲之。且轉糴旁郡。穀別廩儲之。以備歲儉。瑞昌民負茶引錢。新舊累積爲緡十七萬有奇。皆困不能償。死則以責其子孫。猶弗貸。會新券行。視舊價幾倍蓰。崇憲嘆曰。負茶之民愈困

矣。亟請以新券一。償舊券二。從之。蓋受賜者千餘家

元嚴實行尚書省事。從木華黎之弟帶孫取彰德。既下。帶孫怒其反覆。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實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為所脅從。果何罪耶。帶孫從之。繼破濮州。復欲屠之。實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執兵刃者同戮。不若留之。以供芻秣。濮人免者又數萬。實行兵每約束諸將。毋妄有殺掠。賴以全活者衆

耶律楚材從太宗南征。將涉河。詔逃難之民来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舊制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為拒命。既克必殺之。汴梁將下。大将速不台遣使来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

家。皆卒於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

廉希憲元初既下江陵。命希憲行省荊南。下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為軍士所虜病而棄之。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券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其直。闕吏嘗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上之樞密。啟之世祖前。其中有曰。歸附之初。人不聊生。自

廉相出鎮荆南豈惟人漸德化昆蟲草木咸被澤矣帝以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

立智理威大德初以參知政事為湖南宣慰使繼改荆湖荆湖多弊政而公田為甚立智理威問民所不便凡十數事上於朝而言公田尤切朝議遣使理之會有詔凡官無公田者始隨俸給之民力少蘇再遷四川行省參知政事蜀人飢親勸賑之所活甚衆有死無葬者則以己錢買地使葬且修寬政以撫其

民部內以治

國朝馮榮知華亭縣初上海民錢鶴皋作亂大
将軍徐達遣驍騎衛指揮葛俊等討平之俊
怒華亭人從亂欲屠其城榮初不屈於鶴皋
爲賊縛置獄中至是始出即爭於俊曰反者
錢鶴皋耳餘皆良民縱有從者皆由迫脅将
軍必欲加兵榮請先死有邑無民何以爲治
俊從之民賴以安

撫字

漢朱邑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鰥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為邑起塚立祠歲時祠祭不絕

召信臣為南陽太守視民如子好為民興利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禁止奢靡務

於儉約按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之號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

卓茂為密縣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茂初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嗤其不能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界太守自出按行見乃服

馬後遷京部丞寮人老少皆涕泣隨送

侯霸為臨淮太守治有能名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乞侯君復留民乃誡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而具以狀聞

杜詩為南陽太守性節儉治政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土地郡内比

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
有召父後有杜母
張堪爲漁陽太守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
勸民耕種以致殷富民歌之曰桑無附枝麥
穟兩岐張堪爲政樂不可支
廉范爲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
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
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爲便歌之曰廉叔度
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馬稜為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飢奏罷鹽官以利百姓賑貧羸薄賦稅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

晉王宏為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郡有殊績武帝下詔稱之

隋公孫景茂為道州刺史好單騎巡人家閱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顯由是人行義讓

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助紡績。皆如一家之務

唐薛獻為定州刺史。朝京師。太宗詔朝集使刺史以上升殿。親問之曰。卿等在州。何以撫教。獻對曰。老者國家所養。臣每存恤之。少者國家所使。臣每勸誡之。田疇荒廢。漸加墾闢。禮義既行。産業咸振。此皆稟之聖化。非臣之力。帝曰。如公所奏。足稱循良。清淨為政。朕所望於公等也

袁滋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合然專以慈惠為本未嘗設條教民愛向之有犯令時時法外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財為償所亡後召為左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滋行耆老遮道不得去於陵諭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

宋薛奎為蜀以惠愛得名民有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奎取俸錢與之曰用此

爲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

王質權知荆州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或盜竊人衣者。曰。迫於飢寒而爲之。質爲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王安石比質爲子産

張載。爲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者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告所以訓誡子弟之意

陳槖紹興間除江西運判以母年高乞歸養
詔槖善撫字移知台州台有五邑嘗攝其三
民懷惠愛越境懽迎不數月稱治母喪邦人
巷哭相率走行在所者千餘人請起槖詔槖
清謹不擾治狀著聞其勑所在州賜錢三萬
槖力辭高宗謂近臣曰陳槖有古循吏風
張栻知靜江府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縣
卒伉健者為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
溪峒酋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戮於是羣蠻帖

戕。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

黃榦。知安慶府。金人破光山。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城安慶以備戰守。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與之。諸孫從。至府致謝。榦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

之來。為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

黄震。通判廣德軍。軍有社倉。歲課民納息。民困。至有自經者。震為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納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知撫州。州飢。單車疾馳。中道。約富民耆老集城中。至則大書閉糴者籍。强糴者斬。揭於市。然不抑米價。而價日損。親煑粥食餓者。復朱熹祠。制社稷祭器。復風雷祀。舊有慈幼局。爲貧而棄

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乃損益其法凡當稅而貧者里胥請于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給粟所收家全活者衆論役法惟覈民產業不使下戶受抑於上戶大興水利廢陂壞堰及為豪右所奪者悉皆復之決滯獄清民訟赫然如神明其善政多類此

勸農

漢趙過武帝時為搜粟都尉教民為代田一畮三甽歲易其處故曰代田每耨輒附根根深

能（音耐）風旱其耕耘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龔遂為渤海太守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母雞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蓄果實菱芡郡中皆有畜積吏民富實

任延光武時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農耕民常告糴交阯延乃令鑄作田

器。敎之耕墾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

秦彭章帝時遷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

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

立文簿。藏之郡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

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利。詔以其所立

條式。班下州郡

三國魏顏斐為京兆太守。京兆從馬超破後。民

人多不專於農殖。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

樹桑果。是時民多無牛車。斐課民以閒月取

車材。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民以為煩。一二年間。家有牛車。吏不煩民。民不求吏

晉陶侃。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所至勸農耕稼。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由是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

後魏元淑。孝文時為河東太守。河東俗多商賈。

罕事農桑人有年三十不識耒耜者淑下車勸課躬往敎示二年間家給人足為之謡曰泰州河東杼軸代春元公至止田疇始理

唐張儉高祖時遷朔州刺史大敎民營田歲收穀數十萬斛遇水旱勸百姓相賑贍免飢殍州以完安

宋張詠為崇陽令民以茶為業詠曰茶利之原官将榷之命拔茶而植桑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已成為紬歲百萬匹

范純仁知襄城民素不事蠶織鮮肯植桑純仁患之因民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懷之不忘

高賦知唐州州田經百年曠不耕前守趙尚寛菑墾不遺力而榛莽者尚多賦繼其後益募兩河流民計口給田使耕作比去田稅戶口倍以增益璽書褒諭宣布治狀以勸天下

元姜彧知濱州時行營軍士多占民田為牧地

壞民禾稼桑棗或至分畫疆界鉏其強猾不法者課民種桑歲餘新桑徧野人名為太守桑

國朝陳脩洪武三年為濟南府知府上言北方郡縣近城之地多荒蕪宜召鄉民無田者墾闢戶率十五畝又給地二畝與之種蔬有餘力者不限頃畝皆免三年租稅其馬驛巡檢司急遞鋪應役者各於本處開墾無牛者官給之守禦軍屯遠者亦移近城若王國所在

近城存留五里以備練兵牧馬。餘處悉令開耕

太祖皇帝從之

平賦

漢貢禹。元帝時為御史大夫。上書言古民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帝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

此始

唐崔戎憲宗時爲諫議大夫。雲南蠻亂成都。詔戎持節劒南爲宣撫使。奏罷稅外薑芋錢。當賦錢者三之一以準繒布。優其估以與民。綏招流亡。公私便之

宋王永。太宗時爲右補闕。吳越納土。受命往均兩浙雜稅。先是兩浙田稅三斗。永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以擅減稅額。永對曰。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既爲王民。豈當復循僞國

之法。帝從其說。凡畝稅一斗者自永始。遂著
為式
劉摯歷冀州南宮令。民賦甚重。輸絹匹折稅
錢五百。綿兩折錢三十。民多破產。摯條請裁
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摯固請曰。獨一州
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遂告於朝。三司使包
拯奏從其議。自是絹為錢千三百。綿七十有
六。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活我。是時摯與
信都令李沖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人稱

爲河朔三令

鄭升卿知徽州乾道六年奏州自五代時陶雅守郡妄增民賦至今二百餘年比鄰境諸縣之稅獨重數倍而雜錢之稅科折尤重請賜蠲免乃詔徽州額外敷科錢及絹並蠲之

朱熹知南康軍淳熙七年上封事言今民間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州縣無復贏餘於是別立名色巧取今民貧賦重惟有覈兵籍廣屯田練民兵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

稍損州縣供軍之數。使州縣之力浸紓。窮困之民得保生業於是詔監司太守察所部催科不擾者薦之擾害民者劾之

五倫書卷之三十七

五倫書卷之三十八

婦道

善行

決獄

漢于公爲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寃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甚謹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柰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告孝婦殺其母吏捕孝婦

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為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

丙吉。宣帝時陳留有一老人年八十餘。家富無子。秖一女已適人。其妻卒。翁又取一妻復生一子。後翁死。其妻育其子數年。前妻女欲奪其財物。乃誣後母所生。非我父之子也。郡縣不能斷。聞於臺省。吉為廷尉。乃曰。吾聞老

人之子不耐寒。日中無影。時八月中。取同歲小兒均服單衣。唯老人之子畏寒變色。又令與諸兒立於日中。唯老人之子無影。遂奪其財物歸後母之男。前女服誣母之罪

黃霸爲潁川太守。郡中有富家兄弟同居。弟婦懷娠。其長姒亦懷娠。胎傷匿之。弟婦生男。長婦輒取以爲己子。論爭三年。訴於霸。霸使人抱兒於庭中。乃使娣姒競取之。既而俱至。姒持之甚猛。弟婦恐有傷而情甚悽慘。霸乃

叱長姒曰。汝貪家財。欲得此子。寧慮有所傷乎。此事審矣。姒伏罪

孔光爲廷尉。時定陵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少妻乃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翟方進等議乃始等於法無以解論。光以爲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乃始或嫁。義已絶。而欲以爲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以光議定罪

何武。爲沛郡太守。有富家翁貲二十餘萬。有

一男纔二歲，失其母，別無親屬。一女不賢。翁病，因思恐爭其財，遂呼族人為遺書，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劒，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後亦不與兒。兒詣郡訴於武，因錄女及婿，省其手書，顧謂掾吏曰：女既強梁，婿復貪鄙，翁畏賊害其兒，又計小兒正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付女與婿，內實寄之耳。夫劒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女婿必不還其劒，當聞州縣，或能明證，得以伸理。此

凡庸何思慮深遠如是哉悉奪其財與兒曰弊女惡婿温飽十年亦已幸矣聞者歎服

薛宣為臨淮太守有一人持縑入市値雨以縑披覆後一人至求庇蔭因授與縑一頭雨霽當別互爭縑共訴於宣前宣乃呼騎吏斷縑各與其半使追聽之後人曰太守之賜其絹主乃稱寃不已宣知其狀詰之伏罪

郭躬明帝時為郡史辟公府有兄弟共殺人者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

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
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
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
傳命之謬於事為誤其文輕帝曰章與囚同
縣疑其故也躬曰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
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
袁安永平中為楚郡太守時楚王英以謀逆
辭所連繫者數千人安到郡不入府先案獄
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

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
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
奏明帝感悟即隸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三國魏胡質為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為
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乎
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
窮詰情狀即自首

高柔遷廷尉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
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

盈連至州府稱寃自訟。乃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久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

汝昔舉賣禮錢何言不舉耶子文怪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之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即得屍詔書復盈毋子為平民抵子文罪

晉陸雲為浚儀縣令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俱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

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

曹攄為臨淄令時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為考鞫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值攄到攄知其寃更加辯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

後魏司馬悦歷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疑張提為劫

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言殺之。至州。悦疑其不實。引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有所遺。靈之曰。一刀鞘。悦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屬有郭門者前曰。此刀鞘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悦收及祖詰之。及祖欵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皂襦。及祖乃伏法

唐崔仁師貞觀初遷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纍係塡獄。詔仁師按覆

始至悉去囚械為具食飲湯瀋以情訊之坐止兇惡十餘人它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决而事變柰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豈有知枉不申爲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及勑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

蔣常貞觀中為御史衛州板橋店主張逖妻歸寧魏州王衛楊正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

發。夜有人取王衛刀殺逖。其刀却內鞘中。正等不之覺也。至明店人起。正等拔刀。血甚狼籍。因禁正等考訊。自誣服。太宗疑之。遣常侍推。至則總追店人年十五以上者。詐為人數不足。且放散之。唯留一老嫗年八十餘日晚放出。令典獄密覘之。曰。嫗出當有人與其語者。即記姓名。勿漏泄。果有一人。即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嫗云。使人作何推問。如是者三日。並是此人。因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

獲與老嫗語者。餘並放散。問之具伏。云與遜妻奸。殺遜。具實奏之。太宗賜常綵帛二百疋。遷侍御史

李嶠高宗時爲給事中。會來俊臣構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獄。将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徳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徳裕等内知其冤。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爲者。卒列其枉狀

唐臨高宗時持節按獄交州。出冤繫三千人。

遷大理卿。帝嘗録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為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訴不服。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荅曰。唐卿斷囚不寃。所以絶意。帝歎曰。為獄者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心若鐵石云

顏真卿。玄宗時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寃獄久不决。天且旱。真卿辯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

崔碣為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值龐勛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咨存亡乾夫內悅其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驚曰乃夫殆不還矣即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為富人及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詬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遂失明碣至可久陳寃碣得其情即勑吏掩乾夫并前獄吏下獄

悉發贓姦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溪潦獄決而霽

宋向敏中判西京有僧暮過村舍求宿主人不許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是夜有盜入其家攜一婦人并囊衣踰墻而出僧不寐適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明日必以此事疑我而執詣縣矣因亡去夜走荒草中忽墜眢音鴛井而踰墻婦人已為人所殺屍在井血汙僧衣主人蹤跡捕獲送官不堪掠治

遂自誣服。獄成。皆以為然。敏中獨疑之。詰問數四。僧乃言其故。於是密遣吏訪其賊。食於村店中。有嫗聞其自府中來。問曰。僧某獄如何。吏紿曰。已笞死於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如何。吏曰。府已誤此獄。雖獲賊。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害。彼婦人乃此村某甲所殺也。吏問其人何在。嫗指示其舍。吏往獲捕并得其贓。僧始得釋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

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鞫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州官審覆無反異。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孰觀其獄詞耶。留之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

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見汝女識之乎。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曰。微使君。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

韓億知洋州。時土豪李甲者兄死。迫嫁其嫂因誣其子為異姓。以專其貲。嫂訴于官。甲輒賂吏使掠服之。積十餘年。其訴不已。億視

舊牘但未曾引乳醫為證一日盡召其黨以乳醫示之衆乃無辭其寃遂白

劉沆知衡州日有大姓尹氏欲買鄰人田莫能得鄰人老而子幼乃僞為券及鄰人死即逐其子訟二十年不能直沆至入訴尹氏出積歲所收戶鈔為驗沆詰之曰若田百頃戶鈔豈特收此乎始為券時嘗問鄰乎其人固多在可取為證尹氏不能對遂伏罪

錢惟濟知絳州日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

能得。乃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辯。惟濟引問，面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匕箸。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乃服。

陳襄調浦城主簿，攝令事。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襄語之曰：某廟鐘能辯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群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汚，扣之乃

為盜蓋畏鐘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

王罕知潭州有狂婦數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勃罵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稍可曉本為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婦而據家資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為治妾而反其資婦良愈郡人傳為神明監司上治狀勑書褒諭罕賜絹三百

劉敞知揚州天長縣鞫王甲殺人既具獄敞見而察其寃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戶曹

枉誘誘不能有所平反。而傳致益牢。將論囚。敞曰寃也。親按問之。甲知能爲己直。乃敢告。葢殺人者富人陳氏也。相傳以爲神明

程琳。知開封府。會禁中失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琳具案獄。琳立辯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葢後宮人多而居隘。其烓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仁宗爲緩其獄。卒無死者。琳在

府決事神速。一歳中獄常空者四五

呂陶。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傭奴於人。及是又愬。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適為汝主之。爾不然。亦為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為兄弟顧不美乎。弟又拜聽命

歐陽曄知鄂州。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

者。獄久不決。曄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
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
人于庭。留者色動四顧。曄曰。殺人者汝也。囚
不知所以然。曄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
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
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
周敦頤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
訊立辯。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
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

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與爭。敦頤獨與之辯。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

王安禮神宗時知開封府事。時邏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涉百餘家。帝付安禮曰。亟治之。安禮驗所指略同。最後一書加三人有薛姓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薛曰。若豈有素不快者耶。曰。有持筆來售者拒之。鞅鞅

去。其意似見街。即命捕訊。果其所為也。即梟其首于市。不逮一人。京師謂為神明

朱壽昌知閬州。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與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而賂其里民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姦。引囚詰之曰。吾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為婦。且壻汝子。故汝代其命。有之乎。囚色動。則又擿之曰。汝且死。書券抑汝女為婢。指錢為雇直。又不壻汝子。将柰何。囚悟。泣涕覆面曰。囚幾誤死。以實對。

立取子良正諸法。郡稱爲神。蜀人傳頌之
程顥爲鄠縣主簿。鄠令以年少未之知。民有
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得藏錢。兄子訴曰
父所藏也。令以無證佐難決。顥曰。此易辯耳。
問兄子曰。爾父藏錢何時矣。曰。四十年矣。曰。
借宅居幾何時。曰。二十年矣。取錢視之。謂借
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徧天下。此
錢皆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
之。及爲澤州晉城令。富民張氏子父死。未幾。

有老父至門曰。我汝父也。来就汝居。且陳其由。張氏子驚疑。相與詣縣請辯。老父曰。業醫遠出。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之。顥曰。歲久矣。汝何說之詳也。老父曰。書于藥法冊後。歸而知之。使以其冊進。乃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三翁。顥問張氏子年幾。曰三十六。又問爾父年幾。曰七十六。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纔年四十。人已謂之翁乎。老人驚駭服罪

張洽嘉定元年改袁州司理參軍。有大囚。訊之則服。尋復變異。且力能動揺官吏。累年不決。而逮繫者甚衆。洽以白提點刑獄殺之。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于官。秖爲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

唐震知信州時。有民傭童牧牛。童逸而牧舍火。童之父訟傭者殺其子投火中。民不勝掠。

自誣服。震視牘疑之。密物色得童于傍郡。以
詰其父。對如初。震出其子示之。獄遂直

元布魯海牙。太宗時拜燕南諸路廉訪使。未幾
授斷事官。使職如故。有民誤毆人死。吏論以
重法。其子號泣請代死。布魯海牙戒吏使擒
于市。懼則殺之。既而不懼。乃曰。誤毆人死。情
有可宥。子而能孝。義無可誅。遂併釋之。使出
銀以資葬埋。且呼死者家諭之。其人悅從

李德輝。世祖時為右三部尚書。嘗錄囚山西

河東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為厭勝謀不利於已移數獄詞皆具德輝察其寃知其有愛妾疑妾所為將搆陷其妻也召妾鞫之不移時而服遂杖其夫而論妾以死

田滋為浙西廉訪使有縣尹張彧者被誣以贓獄成滋審之但俛首泣而不語滋以為疑明日齋沐詣城隍祠禱曰張彧坐事有寃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王成

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之。燼中得其遺藁。令藏於壁間。豈其人耶。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詰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誓狀示之。皆驚愕伏罪。張或得釋

王約。大德間遷禮部尚書。京民王氏仕江南而歿。有遺腹子。其女育之年十六。乃訴其姊匿貲若干。有司責之急。約視其牘曰。無父之子。育之成人。且不絕王氏祀。姊之恩居多。誠利其貲寧育之至今日耶。改前議而斥之

汪澤民同知岳州事州民李氏以貲雄其弟死妻誓不它適兄利其財嗾族人誣婦以奸事獄成而澤民至察知其枉為直之及為平江路總管府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憾久絕往來一日邀廣飲廣弟子急欲得師財且苦其捶楚潛往他僧所殺之明日訴官他僧不勝考掠乃誣服三經審錄詞無異結按待報澤民取行兇刀視之刀上有鐵工姓名召工問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吐實即械之而

出他僧人驚以爲神
鄧文原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吳興民夜歸巡邏者執之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剌其脇仆地明旦家人得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也其兄愬於官有司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使服焉械繫三年文原錄之曰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脇而福兒素用右手傷宜在左何右傷也鞫之果得真殺

人者。遂釋福兒桐廬人戴汝惟家被盜有司得盜獄成送郡夜有焚戴氏廬者而不知汝惟所之文原曰此必有故也乃得其妻葉氏與其弟謀殺汝惟狀而於水涯樹下得屍與漬血斧俱在焉人以為神及移江東道徽州民謝蘭家僮汪姓者死蘭姪回賂汪族人誣蘭殺之蘭誣服文原錄之得其情釋蘭而坐回。時久旱獄決乃雨

貢師泰為紹興路推官山陰白洋港有大船

飄近岸。史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濵。見其無主。因取其篙櫓。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一者怪其無物而有死人。以為史等所刼。首官。史既誣服。師泰密詢之。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杭而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盜網中魚。為漁者所殺。寃皆白。又有游徼徐裕以廵鹽為名。肆暴村落間。一日遇諸暨商。奪其所齎錢。撲殺之。投尸於水。走告縣曰。我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師泰

追詢覆按之。具得裕所以殺人狀。又餘姚孫國賓獲姚甲造僞鈔。受賕而釋之。執高乙魯丙赴有司。誣以同造僞鈔。高嘗爲姚行用寶非自造。而魯與孫有隙。故并連之。師泰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孫詰之。辭屈而情見。即釋魯而加高以本罪。姚遂瘐死。孫亦就法

五倫書卷之三十八